

新時代的大儒——陸賈



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」劉邦帶着一幫豐沛子弟揭竿而起的時候，也沒想到不過五年光景，就坐擁了天下。打江山不易，守江山卻更難。劉邦衣錦還鄉，酒酣耳熱之際，唱起了這首《大風歌》，透露了滿懷心事。

冒着槍林彈雨奪得天下的劉邦，骨子裏瞧不起詩書，也瞧不起讀書人。他厭惡儒生到了什麼地步？據《史記》記載，有人戴着儒冠來見他，他竟一把扯下人家的帽子往裏撒尿。這也可以理解，在風沙撲面虎狼環伺的時候，哪有心思去舞文弄墨。

滿朝文武都不敢去觸碰皇帝的逆鱗。曾經做過秦朝博士的叔孫通，為了能為新王朝做點事，低聲下氣地對劉邦說，「儒者難與進取，可與守成」，請求為朝廷制訂禮儀。相比之下，陸賈在劉邦面前就從容得多了。他不顧忌諱，總在劉邦耳邊念叨儒家經典，「稱說詩書」。劉邦聽煩了，大罵：「乃公居馬上而得之，安事詩書！」陸賈不卑不亢，回了一句：「居馬上得之，寧可以馬上治之乎？」接着講起逆取順守、文武並用的道理，又說倘若秦朝得了天下之後肯行仁義，陛下您又怎能取得這江山？劉邦聽了，竟沒有發怒——至少面上沒有。這是他的高明之處，秦始皇和項羽都比不上。他反例給陸賈出了個題目：「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，及古成敗之國。」

帝王命題，謀士作文，這便是《新語》十二

篇的由來。歷經秦末苛政亂世，人心思定。陸賈深感蒼生疲敝、百廢待興，不能再折騰了。他將平生治學、觀世、察興亡的所得，濃縮在這部七八千字的書中。

新語者，新時代之語也。《新語》不是閉門造車、鑿空高蹈的迂闊之論，而是針對秦朝王綱解紐、群雄逐鹿的大亂後，新興的漢朝帝國如何在一片廢墟上鞏固政權、治國平天下、安頓蒼生的新時代之間，提出解決方針和策略。於是，陸賈站在歷史正反經驗的基礎上，尤其是吸取亡秦的教訓，運用起先秦時期各家各派的思想資源，以儒家的仁義為枝幹，以道家的無為為血脈，吸取各家思想的養料，兼收並蓄，熔裁舊典，自鑄偉辭，冶煉成新時代的治國方略，上報給劉邦。

陸賈私淑荀子，對孔子之學熟稔於心，卻沒有門戶之見，不像後世經學家那樣固守「家法」。他高舉儒家仁義大旗，倡導以德化民、寬政安民；又承襲道家無為之說，主張輕徭薄賦、休養生息，摒棄秦代繁刑苛法。他推崇大道直行，與道為依，因時而行，能入世輔君、匡扶社稷，也能適時蟄伏、悠遊待時。他的思想，源自儒家的有十之六七，源自道家的有十之二三，其餘法家、墨家、陰陽家等，無不擇善而從。他說：「書不必起仲尼之門，藥不必出扁鵲之方。合之者善，可以為法，因世而權行。」這句話就已經顯示出他的寬廣氣度。這便是陸賈的治學與處世之道：學問無定式，治世無成法，關鍵是看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，而

唐浹



陸賈雕像 網上圖片

不論什麼主義。如果說有主義，可能近於「拿來主義」、實用主義，也就是「不管白貓黑貓，捉到老鼠就是好貓」主義。

後世人談陸賈，或稱儒家，或稱道家，或稱雜家，還有人給他加個新儒家、新道家的頭銜。這是囿於學派之見，一定要把他歸入某個派別，彷彿不如此就像「猢猻失了樹」，實在是皮相之見。陸賈的興趣不在辯章學術、考鏡源流——那是經學家的事，他的興趣在於改造世界。他飽讀詩書，卻不腐儒，不是只會讀書的呆子，而是能將所學知識改造世界的實踐派。

陸賈的傳奇經歷，就是他用學問指導實踐的最佳體現。

漢初天下初定，南越王趙佗割據一方，自立稱帝。陸賈受命出使南越，對趙佗陳說天下大勢，曉以君臣大義，說服趙佗去帝號、遵漢制、納貢稱臣。大約二十年後，漢文帝時，陸賈再次出使南越，成功勸說趙佗放棄稱帝，再

次稱藩歸順漢朝。劉邦死後，呂后掌權，大封呂氏家族，對諫議大夫十分警惕。陸賈看到形勢不對，無法與之抗衡，便託病辭職，回家享受天倫之樂。可他身退而心未隱，始終密切關注時局發展。後來呂氏權傾天下，想危害劉氏政權，右丞相陳平無計可施，又害怕惹禍，深居簡出，愁容滿面。陸賈看透了丞相的憂愁，主動去拜訪陳平，說：「天下安，注意相；天下危，注意將。將相和調，則士務附。士務附，天下雖有變，即權不分。」勸陳平去結交太尉周勃。最終陳平與周勃聯手，平定了諸呂之亂。

漢初開國功臣，多以軍功封侯，以理政陞遷。陸賈只是劉邦身邊的一個謀士，沒有攻城野戰的軍功，得不到封侯；不參與日常行政，無法累官升職。但他的功業，在漢初群星璀璨的星空下，並不顯得暗淡。看他一生行事，兩使南越，以三寸不爛之舌，消除嶺南割據隱患；片言調和陳平與周勃，平定諸呂之亂，安定劉氏，穩定政局；不為功名所累，與時俯仰，優遊卒歲，全身遠患。這些都是難能可貴之舉。但在群雄中，陸賈最突出之處是以詩書啟蒙雄主，行仁義之治，倡無為之政，定下漢初黃老之治的理論根基。漢初撥亂反正，從武鬥轉為文治，陸賈居功至偉，是名副其實的漢初第一儒。無怪乎班固說他「身名俱榮，其最優乎？」相比之下，司馬遷讀了陸賈的《新語》，只把陸賈看作是「當世之辯士」，也就是戰國縱橫家的餘緒，不免太過偏頗了。

月下情思(外一首)



梁惠娣



掬一捧月光放在時光的甕裏釀成老酒
月圓的夜
溫一壺月光酒與月對飲同醉

你我隔著遙遠的銀河
也許會永遠脈脈不得見
都怪煮酒的月老，向我借一把相思的火

月光的腳背我走過鄉村每一寸熟悉的地方
最好吃的月餅，藏在童年的米缸裏
最美的時光，是團圓

流年秋箋

陽光的腳那麼長
從牆根爬過屋頂
拂過老屋的斑駁

村前一條年少小河
伴着稻田歲歲榮枯

直至它步履蹣跚不再流淌

山上愛打扮的烏柏姑娘
不厭其煩地換著新裝
由綠變黃，由黃變紅
寒風多情一吻
點燃它的嬌羞
心事紛紛飄落
給大地寄出滾燙的明信片

時代詩行

我生命中的兩塊月餅



章中林



年年中秋，今又中秋。天上的新月一天天在變圓，街上的節日氛圍也漸次濃了起來。

即便坐在家中，那推銷月餅的高分貝喇叭也彷彿要將人的神經挑起來，就差拎着耳朵叫囂了。如今，月餅已沒有那麼稀罕了，要吃，到超市轉轉就成。在我，它們已激不起我的興致，倒是那個艱難年代的兩塊月餅反而成了心底最寶貴的記憶。

兒時，生活艱難。夜晚，只有昏黃的煤油燈在閃爍。但是賞月、吃月餅卻是不可缺少的節目。那年中秋，我們兄妹幾個從早到晚盼著去街上賣魚的父親回家。

終於盼到父親了。我們迫不及待地躡上去，拉開父親的黃背包。一筒浸著油漬的月餅便要跳出來，抓住我們的舌尖。我伸手就要掏，母親的出現澆滅了我的火熱，月餅是只能在中秋夜才能吃的。

晚上，請來了爺爺、奶奶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頓飯。飯後，我們就纏上了母親。爺爺、奶奶的兩塊月餅早就送走了，剩下的只有三塊，怎麼分？我們伸著手，望著母親，心想不會是一人半個吧？即便是一人半個，我也該得一個，我可能是母親最寵愛的兒子。可是，母親似乎忘記了。弟弟、妹妹一人一個，我卻只有半個，還有半個留給了父親。我不幹了，就躺到了地上耍起賴來，哭著、嚎著。母親不知從哪裏抽來了荊條，竟然給了我一頓胖揍。父親酒後睡下了，弟弟、妹妹也沒有一個人敢走上前來。

打是挨了，月餅還是要吃。跑進房間，和著淚水，我吞下了自己的半塊月餅。什麼味道？澀澀的，還有些苦味吧。

第二天，弟弟、妹妹塞給我半塊月餅。我疑惑地望著他們。他們卻掏出了半塊月餅，一人分了一半。他們中秋的晚上一人也只吃了半塊月餅，卻還給我留了半塊。我一口小一口小地吃著，就是那不小心留在手上、嘴角的月餅渣，用舌頭舔舔也覺香。



●中秋又來臨，猶記得當年月餅

AI 繪圖

得分外香甜。

想想那時的任性，真是不應該，母親連一丁點月餅都沒有吃，我卻不懂得和她分享，還蠻纏著她，母親該是多麼傷心啊！每每想起此事，我就會為當年的無知而羞赧。

工作之後，家境漸漸好了，但是中秋月餅也還是那麼幾樣。那年在桃源小學，朱先進老師會做月餅，課餘的時候常做些雞蛋糕之類賣，中秋月餅自然也是當然的選項。於是，每年中秋，到朱老師家訂月餅是少不了的。

也不問朱老師是否高興，那天，我們自己動手做了起來。也不知道兩鍋月餅裏打進了幾個雞蛋，倒進了多少蜂蜜，放進了多少桂花、冰糖和芝麻。拿出那月餅，杏黃黃的勾你的眼，甜膩膩的抓你的心。不說吃，看到的人都恨不得咬上一口。我一次就買了四斤帶回了家。

那年中秋夜，我們在院子裏賞月。父親咪溜咪溜地喝著小酒，有滋有味的；母親神情安詳，看著快活的弟弟妹妹。我遞了一塊月餅給母親，一定要母親先嘗一嘗。母親剛吃了一口，就驚呼：「香，真香！」我們也迫不及待地抄起一塊來，輕輕地一口下去，彷彿芝麻笑出聲，冰糖還頑皮地在嘴裏跳動，桂花、芝麻的芳香早撲出了鼻孔，細膩膩的甜香鋪開來，滿溢了我的胸腔，讓人欣喜若狂。

那個夜晚，天上的星星亮閃閃的，月亮明晃晃的。我不知道家人在一起說了些什麼，只記得瓷盤裏，那圓圓的月餅香噴噴的；親人們，那燦爛的笑容鮮亮亮的。

每逢佳節倍思親。中秋又來臨，在這萬籟俱寂的秋夜，翹首望那氤氳的月色，我似乎又聞到了那些歲月裏月餅發出的陣陣濃香。恍惚間，那逝去的曼妙歲月又回來了。我彷彿看見了自己和著淚吞月餅的模樣，以及和著淚吞月餅的模樣，以及母親呼喊「真香」的驚喜……



窗明風和



孫麗麗



喜歡古鎮，就因為喜歡它內在的靜和慢生活，河水慢慢地流，船櫓慢慢地搖。

走過多個江南古鎮，如朱家角、錦溪、同里、周莊、西塘、烏鎮、楓涇……這些古鎮，外貌基本差不了多少。穿越古鎮是一條條狹窄的小河，一座座雕刻精緻古老的石橋，依河而築的小木樓，小木樓下盡是河水，石階的埠頭從樓板下一級級伸出，小河上不時有幾隻烏篷船慢慢地划過，船上多是滿臉皺紋的老人。

陳逸飛《故鄉的回憶》畫中，那青灰色像江南古鎮縹緲的淡霧，交錯的雙橋蒼老而又堅硬。舉目遠眺，小橋、流水、人家，粉牆黛瓦，木柵花窗，河埠頭前泊著兩三隻狹長的小木舟，這幅畫更能概括江南古鎮。

江南的雨總是很文雅地下著，細密又秀氣，只見地上濕潤，卻聽不見雨的一絲聲響。在春天的微雨中，你一定要去古鎮走一走，感受一下戴望舒筆下的雨巷，寂寥芬芳又幽怨的雨巷。

去古鎮坐坐船才更能感受到古鎮的味道，那縱橫交錯的河流是古鎮的血管，古鎮的人逛大街小巷或走親戚多是坐船。難怪台灣作家三毛，曾為此「小橋、流水、人家」而迷醉。依水而築的瓦房，家家臨水入影，河岸有老人、花貓、白鵝，真是水一樣柔軟而美麗的生活。

古鎮最美的風景在哪裏？答曰：在那皮包水的地方。即茶館，築在河畔的茶館風景最美，味道最濃，是一部永遠看不夠的懷舊電影，朦朧的晨霧下便拉開了序幕。賞景尋情調，阿婆茶樓最佳，水做的古鎮，除喜歡撥弄河裏水之外，自然還擅長調理壺裏、碗中的「清湯」。靜坐茶樓，



江河



春天，月亮濕。雨水多，月亮從雲縫露出來，帶著潮氣，像剛從井水撈起的白瓷碗，碗沿掛水珠。春夜走田埂，月光落新翻泥土上，青蛙遠處叫，一聲又一聲。月亮就那麼掛著，不圓不缺，像指甲在濕泥掐一個淺印。有一年清明徽州山村過夜，入夜起霧，月亮隔霧看毛茸茸，像一顆發毛桃子。村裏狗叫一陣安靜了，簷下雨滴嗒嗒落，月光混雨聲，不像照下來，像從地底下滲出來。山間夜氣沒人，坐到後半夜，便回屋歇息。

夏天，月亮熱。黏稠稠掛槐樹頂上，像一塊融化冰糖，淌蜜黃色光。蟬聲在月光裏不歇氣叫，叫半夜歇一陣，歇不到一個時辰又響。曬一天石板路還溫，月光鋪上面，像鋪一層薄絨毯，踩上去軟綿綿，帶暖意。巷子裏有人搬竹床出來睡，薄扇啪嗒啪嗒響，月光落光膀子男人身上，照一層汗珠，亮晶晶。小時候長江邊過夏夜，躺涼蓆上看月亮。月亮大得出奇，像明晃晃蓋子扣江面上。江風順河岸吹，把月光吹皺，碎銀似的晃。遠處有船經過，汽笛悶響一聲，月亮抖一下，又圓了。我14歲那年夏天偷過鄰居家一根絲瓜，回來拌了蒜泥吃。吃完坐在屋頂上看月亮，月亮也是這麼大。那根絲瓜後來鄰居沒發現，但我一直記得，記得特別清楚，跟月光一樣清楚。

秋天，月亮滿。飽滿，澄黃，像熟透柿子掛半空。桂花正開，月光在桂花香裏泡一夜，早上聞

悠悠古鎮



茶的清香浸潤得人飄飄然，遠近的山、水、樓、台、亭、閣、小橋、流水、人家……盡收眼底，別有情致。

我曾到過徐州的窯灣古鎮，這個古鎮其實就是一個水陸碼頭。青石板路被歲月磨礪得光滑如卵，古老的街巷、宅院、會館、作坊、商行、貨棧、典當、碼頭等，昔日風貌仍基本猶存。徜徉在古街上，他們做著古老的生意，手工作坊、印染、雕刻、古玩、奇石、字畫、燒餅、蜜罐、煮鍋……這裏的招牌是古色古香的，這裏沒有叫賣聲，店主人的姿態是慵懶的，店裏或臥著一隻貓或一隻小狗，主人或擺弄著鳥籠，或三三兩兩地下棋或打牌……總之古鎮人的生活是閒散的。

有人說：旅遊不過是從一個自己活膩了的地方，跑到另一個別人活膩了的地方。我想如果可以，我願意換取一段靜美的時光，穿行在這些大致相似又有底蘊情致的古鎮，住一段時間，似乎那是一種心靈的需要。古鎮，讓人忘記了時間，緩步行走在古鎮，時光會慢下來。古鎮給人以淡泊而安定的感覺，既清靜又方便，「大隱隱於市」，最佳的隱潛方式莫過於躲在古鎮了。

四季月亮

都是甜。有一年中秋，紹興朋友後園老桂樹下擺一張桌，兩碟月餅，一壺黃酒。月亮從桂樹葉子縫漏下來，落他肩膀上一片碎光。我們沒說話，偶爾碰杯，酒溫，月光涼。後來起風，桂花瓣落酒杯裏，他把那杯慢慢喝完。那年之後沒再見過。每到秋天看見月亮，我會想起那瓣桂花泡在黃酒裏的樣子，不急不慢浮著，喝完也沒有了。

冬天，月亮薄。冷白，像一張沒寫字的信紙，掛在剃光葉子梧桐枝丫間。冬天月光沒分量，落地上薄薄一層，一腳踩碎，碎得無聲。雪後月亮最好看——天地都白，月亮像一隻沒點著的燈籠，懸半空，白得發青。屋簷垂冰凌，月光穿過去，折一點淡淡藍。臘月有次坐夜班火車，看窗外月亮跟了一路。田野白，村莊黑，月亮斜斜掛著。車廂裏大多人都睡著，只有月亮醒。它在車窗玻璃上印一道不深不淺光痕，我伸手摸，涼。車廂靜悄悄的，只有車輪碾過鐵軌，向前奔走。

四季月亮，從不失約，也不言語，照田埂濕泥，照槐樹熱蟬，照桂花酒沉落花瓣，照夜班車窗薄光痕。前些天傍晚，陽台看月亮升起來，微微帶點黃。女兒說今天月亮像一塊薑糖，外婆從紹興帶來那種，硬而透明，含嘴裏慢慢化。月亮在天上慢慢升，薑糖在嘴裏慢慢化，一樣的。起風了，陽台晾衣繩晃了一下。月亮旁邊那一片雲，灰灰薄薄，像手指在玻璃上擦一道印子。